

G U I · L I · D E · S H I · J I E

A文(33)
11

瑰丽的

视界

何玉湖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U · I · L · I · D · E · S · H · I · J · I · E

1504979

瑰丽的视界

I 447.57

H393/5

北京文艺出版社

瑰丽的视界

何玉湖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字数:226千字
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5378—2037—6

I·1971 定价:14.00元

多数的人，生活在与自己衣食住行相关的当下的事实之中；而他，却古怪地生活在社会历史大时空的许多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综合之网中。在他的世界里，时间会被随手打碎成许多片断，如同玻璃镜被打碎折射出各个角度的物象，许多年代相隔久远的事实会亲近地凑在一块儿，透露出它们之间血缘般的因成果、果成因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空间距离可以轻易地收缩，如同把世界收缩成比地球仪还小许多倍的一枚李子干，各种相距遥远的不相干的事实或人物，会被某一条理念之索牵引在切近处来照面，使那些纷繁的情景呈现出哪怕是很细微的相似表征和共性。世界在他看来是由一切发生过的事实构成的；然而，有些时候，却是理念决定了他在某一组事实中观察到什么景象。时间与空间的纷繁的碎片，映现出千姿百态的景状，使他眼花缭乱，应接不

暇。许多互不搭界的历史片断叠印着出现，展示着它们之间的某些暧昧不清的相似相通，期待着他辨认出来，用准确的概念加以说明，使它们自身的一些特性成为确实的存在——而不是永远隐在幽暗处不被发现，近乎不存在。他自觉不自觉地会在其中抽取、提炼出理念的建材，用来架构有支柱，有主梁，有廊柱的大解释，大道之理。他做得小心翼翼，严整、精致。他苛刻地挑选材料，反复质疑，老是惴惴不安地不放心地打量他的思想架构，撼一撼柱脚，推一推横梁。他劳作其间，其实也是充分地享受其间；同时，又倍尝苦痛，尤其是当他坚信自己已经看透了某种真谛，发现了真理，正在思维的穹顶做最后的修补，却意外地飞来重锤般的否定的事实，砸在他脆薄的意识的玻璃膜上，他的建构转瞬间就吱呀呀摇晃、轰隆隆倾塌。他会感到翻肠倒胃的震荡。他会全身拘挛，脸上现出看惊险影片时的孩子般的恐慌。

第一章

那是半个世纪前的一次飞行训练。

军用机场座落在江西的山群树海中。古老的、纯净的山山水水。在严肃、冷漠的塔台下面，跑道边，撑着一片花团锦簇的遮阳伞。一些达官、名流、贵妇眉飞色舞地聚在飘着菠萝汁味的阳伞下，等待着即将开始的飞行表演。

那时候，我们纯净的蓝天上刚刚见到庞大的金属机器飞来飞去，飞行员是很神奇很受崇拜的角儿。蒋委员长会在宴会上跟他碰杯，漂亮的电影明星会在社交场合婀娜走来主动邀他跳舞；讲几句

飞行术语会声惊四座，立即成为上流社会红男绿女们瞩目的中心，总之，他会露足脸面，并且光耀门庭。

许多有头有脸的人家，都愿意送自己的子弟上天。然而，这份殊荣并非谁都可以得到。在杭州的中央航空学校，那些铁板着脸的美国教官可不管你是谁家的少爷，严格按照美国标准，挑肥拣瘦就拔几个尖子，成绩平平的一律淘汰。楚家的长子楚其英，当时正念高中，也去航校试过，不几天就被刷了下来。为此，叶云鹤还直接写信给蒋夫人，替儿子求情。老奶奶谈起此事也是挺牛气的：“宋查理的三女儿，我结婚的时候给我当傣相，在后面牵纱，小囡囡呢。”蒋夫人回信说，蒋先生也收到了不少抱怨信，被淘汰的人家都觉得太丢面子，难堪至极，可是，跟美国教官实在不好通融，那些人一脑门子军事条令，一点面子不讲。

远在山西太原西北制造总厂的丁家，却比他们幸运得多。他们把儿子丁若松送到了洛阳的航空学校，很轻易的就做了飞行员。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爵率航空代表团访华，在江西南昌创办了意大利飞机组装厂，又在洛阳办了这所航校。意大利教官随和、风雅，不那么死板较真，有人情味，对学员和家属要上天露脸光耀门庭的迫切要求总是报以同情的微笑，凡是在训练中不少胳膊少腿能活下来的飞行学员都可以成为合格的毕业生。这样，人人皆大欢喜，意大利人成人之美的君子之风便也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上层人士中传颂开来，连委员长也颇为赞赏。

这一次，丁至柔与楚氏夫妇相逢于江西机场。他们是在场观客中最兴奋最起劲儿的人。

“至柔，我们的飞机！”楚龙渊几乎抑制不住要喊起来了。

“是啊是啊，真让人难以置信。”丁至柔瞪着螳螂眼，脸色煞白，光秃秃的头顶上渗出一层小汗珠儿。他又兴奋又紧张，样子就跟惊

慌害怕似的。

“光荣啊——”

“是啊是啊，可就怕……”

“就怕轮不上我们的飞机。”

云鹤在一旁不无妒意地插言道：“人家若松在这个基地，至柔更要多一重光荣。”

他们的两个孩子也来了，楚其英，楚其豪，正在那边贪馋地喝美国果汁。

“若松开着我们的飞机上天，真是光荣之至！”龙渊放开嗓门儿，故意说给别人听。人虽已届中年，两鬓染了霜，却还是那么争强好胜。

“是啊是啊。”至柔频频点头，心神有些慌乱，似乎是发觉周围人们都在注视他们，有点手足无措。他把龙渊拉到阳伞外面的露天地，激动而又急切地问，“真的要开我们的飞机？”

“我说不准。不过，我们可以争取嘛。”

“我刚到，连若松还没见呢。”

“还可以让孩子争取嘛。”

“我来，就是为了让若松争取……”“一样一样，争取开我们的飞机，我亦为此！”龙渊不由分说，拉着至柔就走。“走，我们去见意大利教官。”

两个人对飞机起劲儿，可不是一朝一夕了。说起来，可以追溯到若松穿开裆裤的年月。丁至柔也许从来不是一个好的工程师，但却时有令人瞠目的奇思妙想。那一天，他突发灵感，给儿子糊了一只精妙的像蜻蜓又像飞机的大风筝，悠悠然飘翔在相邻的楚家草坪上空。其英、其豪在风筝下又是追，又是跳，艳羡不已。龙渊笑至柔孟浪，孩童心性；忽然，又对风筝肃然起敬，像军人一样肃立着冲

掠过眼前的风筝行了两分钟注目礼。他有了造真正飞机的念头。我们自己的飞机！至柔被说动了心，着实热了那么几天。他遍访上海的风筝铺，仔细研究了那些纸蝶绢鹰的羽翼、骨型；几度去城隍庙鸽市，连鸽子飞翔起落时翅膀羽毛变化的角度都仔细做了观察。后来，某一个清爽的早晨，他突然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声言要撰写“现代飞机与中国风筝之关系”的论文，决意要澄清、证明飞机的前身最早出自中国。龙渊责怪他玄思有余，务实不足，但自己不过还是从裱糊店、裁缝铺借来些刀尺器具，涂了几幅图画，没坚持多久，也泄了气。

近年来，日本人占了满洲，觊觎中原，人人明白全面开战只是个早晚的问题。龙渊一腔爱国热血，哪里安闲得住？云鹤主持的叶记工厂为新筑的广汉铁路和钱塘江双层钢桥承制扳道机，虽说也属支援战备工程，但他对之多少有点轻视。他愿意做更重要的、在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事情。他认准了飞机。当然，不是造飞机，他究竟是务实的人，他在武汉的工厂要做时下最紧缺的飞机配件。他还写信给远在太原做工程师的丁至柔，建议他们的西北制造总厂也为保障多有飞机参战出把力。丁至柔又热了起来，会同一些工程师说服了工厂总办，研究起了飞机部件。

然而，他们一副热心肠找上官府要为军队提供飞机配件，却被人嗤之以鼻。政府官员和官办的中间机构高额从美国购买设备，可以有丰厚的回扣，在国内发展厂家能有多少油水？

费尽周折，通过私人渠道跟军界联系上，去讨样品，却遭美国机械师的奚落。那个一脸雀斑的美国佬，微笑着拿出一块黑乎乎的铁器，要他们试做。同属们接过铁器啧啧赞叹，击节称赏，至柔却羞恼地涨红了脸。他当场指认，这是成吉思汗入侵中原之前的蒙古人的马镫，它的工艺跟七百年后美国西部牛仔的马镫铸造差不多。

后来，他们去了南昌的意大利飞机组装厂，豪爽的拉丁人给予了他们截然不同的礼遇，拆散了一架旧飞机，指出一些易损部件，要他们任意选择。之后，两个厂家几度送货，对方都爽快地接收，从不留难。据交割的人讲，你就是送几箱木头削的玩意儿，他们也会照收不误。其宽和大度，真让人猜疑这些皮肤像棕色马鞍似的人与我们原本同种同宗。

当然，两个厂家始终没敢大包大揽，而是非常谨慎地量力而行挑了些制作简单的活儿。听龙渊与至柔一口一个“我们的”、“我们的飞机”，叫得亲热，其实，官办的西北大厂只是做了些机舱里的小零件，私营的楚记厂不过做了飞机尾部轮子的支撑架而已。

“哎呀呀呀，真的要上我们的了！”丁至柔紧张得直搓手。“到了眼前，我又不敢相信了。”

“是啊是啊，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奇迹，奇迹呀！”

训练的铃声已响过三遍，飞行员驻地还是一片沉寂。龙渊和至柔跟两个皮靴橐橐的美国军官擦肩而过。他们漠然视之，没有施礼。俩人谁都不喜欢美国佬。他们愿意把微笑节省下来留给意大利人。然而，俩人很快就发现他们错了。这个空军基地已由美国顾问取代了意大利人，方才那两位就是主持训练的教官。

一些飞行员散散漫漫聚在一间娱乐室样的大房子里，有的围着台球桌击球，有的仰靠在沙发上拨拉吉他，有的一边优雅地呷着咖啡一边耸肩摊手抱怨着什么。他们都在极力地使自己的作派西洋化，但他们一遇到事却仍然是地道的中国式思维。他们正在跟新上任的美国教官较劲，争一个事关大义的名分。意大利教官明明说好，要他们今天为亲属和一些名流做飞机表演；而换了美国佬，就把表演说成了飞行训练！虽说同样都是飞，但两种说法在他们看来

出入太大了。表演，意味着他们是顶尖高手，等着彩头；而训练，则表明他们尚属生手，修炼不够。这太小看人了！这太伤害人脸面了！这口气太让人咽不下了！这种在亲属和名流面前丢脸的事，他们不干。出师之前，得先正名啊。

昆仑峨嵋，各有其宗；这里边绝对有门派之见！寒碜徒弟就是寒碜师傅，有辱师门！莫不是他们明知这名分太重，要吊着钩儿，得搗红包才能给？没门儿！绝对不给！我们即使不是世界上技术最优秀的飞行员，起码是世界上最要脸面的军人！

丁若松不在场。至柔问起，人们告诉他，若松等几个飞行员在头遍铃响之前就先行赶往飞机库了。至柔庆幸地对龙渊说，这孩子还算守纪律的，尽管他过去在家里在学校——跟所有丁家人一样——总要保持一己的一些小行动的自由。看来是军队磨砺了他，教育了他。

然而，他俩到了飞机库前，却发现这几个吵吵嚷嚷的飞行员更没纪律。他们是听说美国教官不允许使用“杂种飞机”，又气又急，提前跑来打算买通地勤人员，自行开出几架装了我们国家零件的飞机。地勤人员不敢违令，将他们拒之门外。龙渊听了美国佬对自己寄予厚望的飞机的蔑称，也是气愤难当，痛心疾首。

“你听听！你听听！至柔！杂种！杂种飞机！”

至柔也是一脸羞恼，走到头戴飞行帽的儿子跟前，嘴巴嗫嚅，顿了顿足，一时说不出话来。若松当着这些同龄人，有些面赧，半搀半推地将父亲哄劝出了人群。

龙渊指着父子俩的背影，沉痛地说：“你们看，这位就是为我们国家研制出第一批飞机部件的工程师。为了保障我们更多的飞机上天参战，他呕心沥血，头都熬秃了，腰都累弯了。今天，他千里迢迢赶来，就是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亲手驾着凝聚了自己心血的

飞机上天，为我们国家增威，为我们民族争光荣。可到头来，一片赤诚，换来了什么？杂种！杂种飞机！一派无礼的亵渎！”

龙渊的话，声声掷地，连一些地勤人员都被感动了。

那边，丁夫子却是迥然不同的调子。

“哎呀呀呀，若松啊若松，你怎敢随便违军规，犯律条！”

“他们的律条一点人味儿没有。我说我得为我老爸争面子，可他们……”

“岂有此理，这是军队！”

机库的大门敞开了，一架银白色的战斗机发出神怪般的嚣吼徐徐开了出来。丁至柔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这样巨大的金属物活起来。他的眼珠快要努出了眼眶，脸都白了。他对这神武的东西充满了宗教般的敬畏。

“真是奇迹！它就能飞？真是奇迹！”

“其实这比您的风筝聪明不了多少。”

“它里头没装我们的配件吧？”

“那是您的希望。”

“不不，我希望它没装。”

“为什么？”

“说实话，到了眼前，我又不敢相信我们那种能飞了。”

“您放心吧。意大利人说行，我信他们的。”

“其实，我来就是为了让你争取……”

“争取开装了我们配件的飞机！”

“不不不。是要你争取别开那种飞机。”

“爸爸！”

“我喜欢那些意大利人，可我不信任他们。我跟你们一样，也不

喜欢这些美国人，可我还是觉得听他们的牢靠。”

在那边丁至柔苦口婆心说服了儿子的同时，这一边，楚龙渊含泪泣血的话语也感动了几个地勤人员，他们决定故作糊涂弄出一架杂交飞机来，将这绝无仅有的荣光留给丁若松，成全他们父子俩。

飞行到底开始了。一道道银色的闪电在塔台前掠过，发出巨大的轰鸣，让人觉得它们那有限的躯体内蕴聚着无限的神威与强力，能撼天柱，掷雷霆，神鬼莫及。阳伞下的人们发出一阵阵欢呼，一阵阵掌声，一阵阵惊叹，一阵阵奇谈。他们幡然省悟，眼前的战争已不再是《三国志》式的兵对兵、将对将，而将是《风神榜》式的法宝对法宝。他们终于亲眼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胜过“番天印”的法宝。

楚龙渊充满崇敬地高声说：“这是科学文明的最顶尖的成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

丁至柔对如痴如狂的楚其英和楚其豪说：“飞机是有动力装置依靠安装在机身上的机翼产生升力的重于空气的飞行器。机翼和空气相对运动时产生飞机飞行所必需的升力；尾翼是飞行时保证飞机平衡，并提供安定性……”

“那丁叔造的是尾翼还是动力装置？”十七岁的楚其英截断了丁叔一本正经的讲授。

“我们？一些连杆、链条罢了，都不在要紧处，不过也是缺之不可的。”

“爸爸造的是管发炮的吧？”楚其豪问。他是个充满幻想的美少年。

“不，你爸造的是管在地面上滑跑和停放用的装置。”

楚其豪呻吟了一声，显然很失望。

“那也很要紧，出了问题会坏大事的。”至柔跟小孩子也要较真的。

第一组飞机已在空中编好队形，像个箭头似的，向山那边飞去。

“我们能有一百架飞机吗？”其豪问。

“一百架算什么？”其英不屑。

“一百架还不把整个天都盖上？”

丁至柔与云鹤都笑了。

至柔压低声音对龙渊和云鹤说：“我近期听意大利人透露，我们的空军有五百架飞机可以投入战斗。”

“五百架？真了不起！”云鹤惊叹。

“嗯，嗯，相当可观了。”龙渊面有得意。“这其中也有我们的贡献嘛。”

他们正说着，忽然发现山那边有架飞机孤孤单单仄仄歪歪飞了回来。其英用手一指，阳伞下的人们都看到了，顿时一片惊慌猜测。飞机在机场上空断线风筝似的兜了半圈儿，转到逆风方向，朝跑道俯冲下来。它翩翩逸逸，老是稳不住平衡，着一下地，又颠起来；再点一下地，又跳了起来。几经反复，好容易落了地，忽听后面一声尖锐的异响，尾部轮子优雅地飞了出去。阳伞下的人群里迸发出一片尖叫。飞机高高翘着机首尾部着地一路狂颠一路火星从跑道上掠过。事隔多年，那个飞行员讲起这一次事故，讲起那种翻肠倒胃的震荡，还动声动色，惊悸不已。连他也如临其境，恍如亲历——那个濒临灭顶之灾的飞行员就是他的父亲。

丁若松在急救室醒来，看到了爸爸和楚其英。他的第一句话是

——“爸爸，这就是他们的飞机。这回我也让他们丢了面子！”

丁至柔没忍心告诉儿子，惟独这一架，是因为地勤人员马虎错开出来的“我们的飞机”。他也是刚刚听说的。据机械师检查，事故起因是机舱内西北厂的一根连杆断裂，致使飞行操作失衡；而后，是楚记厂的尾部支撑架脱落，着陆几乎机毁人亡。

若松送给楚其英一架精致的飞机模型。其英爱不释手；至柔看了却黯然神伤。

机械师透露，意大利的飞机已在训练过程中毁损大半，相当一部分需要大修大拆换。他们总是虚报飞机数目，编制表上原数不动，但真正能升空参战的却不足百架。现在机库内有大量的飞机是胡乱凑了些配件做样子，摆在那里充数。号称五百架，大概连其英手上的这一架也统计在总数内了。

丁至柔与楚家人坐楚记厂的卡车离开了机场。

那是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下旬，日本人已在芦沟桥挑起战火；蒋委员长已在广播里向全国发表了演说，号召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齐保卫国土。丁至柔是南下为工厂求军工原料的，顺路来看儿子；楚龙渊是赶制了一批尾轮支架，亲自来送货的；其英和其豪也即将到军营接受军训，这次云鹤带他们来，为了让他们看飞行表演，也为让他们感受感受军营气氛。大人们的心情都很沉重，而其英和其豪却为战争的临近而日益兴奋，眉飞色舞。

卡车通过一座桥时，出了故障，停在桥心。他们跳下车来，活动手脚，凭栏向河上游的群山眺望。古老的、纯净的山山水水。他们看到一队大兵沿着河套的卵石滩从山谷中走出来。

“看，开赴前线的军人！”其英兴奋地喊道。

“给他们唱一段《将士出征歌》！”其豪说。

军人们临近了。他们也没个像样儿的队形，前头那些身穿不甚合体的新军装的，大都松松垮垮，步履散漫；后面还有些草鞋竹笠的年轻农民，一个个面色阴郁，目光呆滞；队伍两边，有些背枪的兵士，不时地恶声恶气地吆喝着，发出一种赶牲口似的声音。

其英和其豪骑在桥栏上，挥动着手臂，唱了起来：

“敌人侵占了我们的家园，
我们的父老兄弟呼号凄惨。
将士们啊——
出征就在今天！”

队伍走上桥来。两个穿着卡其背带裤和白袜子的小伙子天真地唱着，挥着双臂，激动得泪花闪闪。他们期待着出征的将士们对他们报以富有激情的回应。不料，那些人在他们面前走过，都是冷漠的，阴郁的，有的甚至明显地对他们的歌唱感到厌恶。

那是古老的、纯净的山山水水，不含化肥的浆液在植物的枝干里温情而有力地流动，空气中充盈着不带乐果味的树叶的清香，清洁的鱼群在没有工业污水的澄碧的河中游动，未曾受过机器噪音的惊吓的鸟儿、兔子以及昆虫各自做着种种可以描述或无以名曰的活动，辽远的天边那蓝色的不带化学烟尘的山岚与没有大气臭氧的天幕融合在一起。自给自足与世无涉的小自耕农星星散散地在自家的小田地里劳作，他们听不到芦沟桥的炮声，听不到他们的国家元首对全国民众——包括他们每一个人——做的激昂的广播演说。他们从来就对五公里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啊，纯净……那纯净使他感到紧张，感到恐慌。他不由得想象着相同历史年代同样处于临战状态的英伦，他们的首相在广播演说中宣布：“我们已处在战争状态！”随着热刺刺的电流在遍布三岛的蛛网般的电线中穿行，随着空气中无味无声的无线电波的活泼的跃动，随着舰船上一

一闪一闪的信号灯光，随着印刷厂飘向四面八方的油墨气息，随着传遍城镇、乡村的凄厉的警报器的叫嚣，几小时内就完成了全国动员。同样是星星散散的黑白棋子落在广阔的棋枰，有的就是高手布局，从遥遥相对的子与子之间能看出结构性的联系；而有的，却只是小孩子随手撒在棋盘上的一把棋子，零散无序，各行其是，互不相关，毫无结构性可言。想象中的电火在电线的金属芯中窜动，空气中依稀有发热的胶皮味，加热的电木的气味，哦，甚至田野里乐果的气味都可能加强了某种大结构的凝聚与传递机能。

“敌人侵占了我们的家园，

我们的父老兄弟呼号凄惨……”

“呸！”一个新兵恶相地朝地上啐了一口。

“将士们啊——

出征就在今天！”

一个戴斗笠的庄稼汉冲其豪骂了一句：

“去你妈的！”